



譯文

新二卷第四期目錄

懼(四幕劇)

七八三

蘇聯A·亞菲諾甘諾夫作

曹靖華譯

一

種

風

景(短篇)

八二一

日本·島木健作作

葉素譯

文

字(演講)

八二九

德國E·托勒作

勤作

姚克譯

基

爾

德

沙

里(短篇)

八三五

俄國A·普式庚作

孟十櫻譯

索

爾

諾

克之陷落(詩)

八四五

匈牙利S·梯諾提作

孫用譯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樣式與方法(研究)

八五三

蘇聯配勒衛哲夫作

魏孟克譯



杜思退益夫斯基（傳記小說）

八六五

俄國 N·涅克拉沙夫作

周學普譯

關於顯克微支（略傳）

八八三

英風 M·茄特南作 天虹譯

受祝福的（散文）

八九〇

波蘭 H·顯克微支作 孫用譯

在新卡爾加斯基的草原上（民謠）

八九五

蘇聯眞理報刊 勞曼譯

棉花（中篇）

八九九

日本·須井一作 胡風譯

後記

九三三

插圖

- 亞非諾干諾夫畫像（蘇聯枯克立尼克賽作）……………封面
- 亞非諾干諾夫的「恐懼」（P·A·希林戈夫斯基作）……………七八三前
- 島木健作照像……………八一前
- 島木健作於書齋（日本池田三郎作）……………八一前
- 島木氏作品剖解圖（日本池田三郎作）……………八一三頁
- 托勒照像……………八二九前
- 聚會（法西M·亞里爾木刻）……………八四五前
- 木刻（法國C·勒勃萊頓作）……………八六五前
- 跳舞（法國O·蒂松木刻）……………八九五前
- 顯克微支照像……………八八三前
- 插圖（法國西蒙木刻）……………八九九前

進活綜文
步潑合月
的的藝刊

中流

黎烈文
主編

第七期目錄

最近外間有本刊即將停刊之說，係屬誤傳。本刊第七期已於本月五日準期出版。第八期因技術上之原因，須於下月五日始能出版。誠恐讀者不明真相，特此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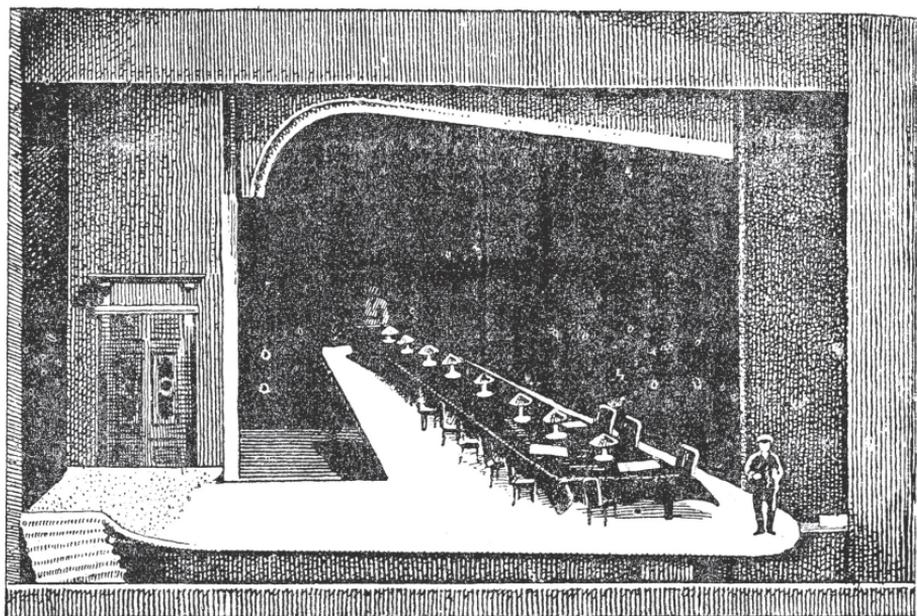
論叢籍文人	魯迅遺墨
紀——紀念魯迅先生	冰瑩
念——魯迅先生的轉變	王任叔
文——祝福書	許欽文
怎樣制裁文化強盜(論文)	姚克
萬歲錢(創作)	端木蕻良
散——關於長城的回憶	劉白羽
文——災難	立屏
龍山(遊記)	蔣牧良
速——勞街一夜	塞穀
寫——整頓市容	王銳
軍人日記(生活紀錄)	艾羣
種在譚峨裏的決心(作家自白)	唐叟
報告——我們自家的演習	魏東明
在國防前線的西安	宗人
文學——陶林為夜戰	魏精忠
向孩子們告別(隨筆)	曹白
通——和平的古城	王西彥
訊——失了的土地	達秋
西班牙人的遊樂(回憶)	白平
補白(五則)	
讀者作者與編者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二四號

自取二元二角
郵寄二元四角
國外郵費照加

預定

本期零售本埠
一角四分外埠
一角五分



亞菲諾干諾夫的“恐懼”

一九二一年，在列寧格勒國立劇場上演

P. A. Schillingovsky 銅刻



希林戈夫斯基

魯迅先生生前見到本刊連載“恐懼”的預告時，給找了這幅插圖，又加說明。

恐懼 (續)

A·亞非諾甘諾夫 作

第二幕

第二場

連綿不斷的書牆。這是專門學校的圖書館。圖書館一道門通包樂亭研究室，一道門通學校。溫順的查哈洛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三角形，算着什麼。胡塞根坐在書架間埋頭讀書。

胡塞根 糊塗的生活——睡覺，糊塗的生活——吃飯。又是一夜沒有睡覺，又讀了一本書。一起讀了三部書：「戰爭與和平」、「資本主義的發展」、「頭腦的工作。」把高鐸明的著作給我吧……我要些關於危害者的著作呢。把高鐸明的著作給我吧。

查哈洛夫 好。(在書架上找着。)

(葛爾曼入。)

胡塞根 眼裏含着沙……看着牲口，夜裏不睡覺，那時到很容易……喝很濃的茶……

查哈洛夫 哲學家達魯麻爲着不睡覺把睫毛剪了。由睫毛上長出了茶樹。因此茶是驅夢的。

胡塞根 荒唐話……頭痛了……

葛爾曼 夜裏應當睡覺的，胡塞根。這是我們從前用功的時候成月的不睡覺，可是你不行的；你是最落後的民族的代表，對你是有害的。

胡塞根 對我們有害——對你們沒有害的……你們是大民族——我們是小民族……小民族好像小孩子似的，要早些睡覺的……這個我們從前睡的很多了，葛爾曼同志。現在你能幹的，我比你還能幹兩倍。你一個月沒睡覺——我兩個月要不睡覺——我要趕上研究生葛爾曼的。

葛爾曼 趕吧，胡塞根趕吧。你的確必須要趕一趕呢……

(包樂亭，葉琳娜入。)

葉琳娜 我們的人類行爲實驗所研究賣牛奶的女人，被清理掉的會計員，甚至於連乞丐也去研究。我們用不着去研究這些社會種類的行爲。

包樂亭 我是研究人的，而不是研究社會種類……

葉琳娜 在作坊和工廠裏人更多着呢。

包樂亭 賣牛奶的女人對於科學同旋削匠一樣有意思呢……

葉琳娜 旋削匠對於我們的目的更其有意思呢……

包樂亭 你的目的我什麼也不知道。你這年青人不愛事實的，要的只是赤裸的目的，可是科學不愛這赤裸的目的呢。

葉琳娜 要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收集事實呢……我們是往賄路上走的……

包樂亭 我們都是瞎子……

葉琳娜 這不是方法。

包樂亭 那就讓位給葛爾曼好了。對於他，我是方法。

胡塞根 可是自己批評在那裏呢，包樂亭同志？

包樂亭 那你自己批評吧，願鑽多深就鑽多深吧，可是你別遭我。

（娜達霞入。）

包樂亭 這是誰的小姑娘？你幹嗎呢，小姑娘？

娜達霞 我參觀呢。來看小免呢。

包樂亭 什麼參觀也沒有，什麼小免也沒有。葛爾曼！

（去到研究室裏，葛爾曼跟着他。）

葉琳娜 你想什麼花樣呢，娜達霞？……這裏不是博物館！

娜達霞 這是薄老伯想出來的……他請我來，可是現在弄的不好看。

胡塞垠 把小兔看不死的娜達霞，把童子軍帶來吧……

葉琳娜 早已委任你作校長了嗎？

胡塞垠 想委我的——我沒有幹。我們請求一請求薄布洛夫。你坐一坐，娜達霞。（向查哈洛夫。）

高鐸明的著作找着了嗎？

查哈洛夫 （把書皮揭開，讀着，慢慢的把書合起來。）高鐸明的著作學校圖書館沒有……

（胡塞垠出。）

娜達霞 琳娜，我到壁報上寫文章呢……寫關於老頭子的文章呢。

葉琳娜 啊？……是的，是的，如果這樣——我們把問題提出登報吧。（坐到棹子跟前寫起來。）

娜達霞 也給我一根鉛筆吧。（也寫着。）

（亞瑪利亞入。）

亞瑪利亞 （對查哈洛夫。）給包樂亭早飯端來了。也給你端了一點點心。

查哈洛夫 從前贈給仁慈的女神克宛濃……我贈你一個上邊刻着她的像的珊瑚扣子。

亞瑪利亞 這個女人是誰呀？

查哈洛夫 蔡好爲的妻子。

亞瑪利亞 呵哈，就是那個……學術工作人員……（走到葉琳娜跟前，看着她，碰着葉琳娜望她的視線，走開來。）他們有孩子嗎？

查哈洛夫 蔡好爲有一個女兒是前妻生的，……

亞瑪利亞 娜達霞！

娜達霞 我在這裏。

亞瑪利亞 呵……（轉過身來，驚駭的望着。）呵……想吃糖不想，娜達霞？……（到兜裏亂翻着，給着糖。）

娜達霞 我不吃，牠很髒……你總在嚼什麼呢？

葉琳娜 小娜達霞，得了吧。

娜達霞 呵，你扯我幹嗎呢？她在嚼橡皮呢——我們那裏謝瞭如也嚼過的……我到我們童子軍那裏去的。（出。）

亞瑪利亞 娜達霞？呵……（嘟囔着。）

(葛爾曼入)

查哈洛夫 (向亞瑪利亞) 到研究室去吧。(手裏拿着書走到葛爾曼跟前) 因為這部書上有作者的親筆提詞，所以我把牠壓起來沒有借出。

葛爾曼 (拿起書讀着) 你作得很好……這提詞要連累薄布洛夫的。(看見王甲梭夫往研究室去) 你說對不對呢，王甲梭夫，看一看就……藏遠些吧……(給書)

(王甲梭夫看了就很快的帶着書出去)

葛爾曼 (走到葉琳娜跟前) 當我五歲的時候，我在花園裏拾了一隻寶石耳環……從那時起，人都稱我是幸福的人……從那時起我也時時刻刻的幸福了一半。缺少第二隻耳環……我想着到西歐去把牠找着的，可是到柏林去的是你……你真是生得有福氣的人。出身真是幸福的。

葉琳娜 你爲什麼這樣想到外國去呢？

葛爾曼 去聽一聽莫麗沙的歌和看一看報上的三百裸體女郎……

(胡塞根和薄布洛夫入)

薄布洛夫 (向葉琳娜) 胡塞根說你怎樣同包樂亭爭論。人家引着你的手，蒙着你的眼睛，你

還在爭論着，吵鬧着，可是你依然走的還是從前的路……由爭論上該作得理論的結論了葉琳娜。

葛爾曼 就是來做組織的結論吧。非黨的教授來給黨的教訓呵。

胡塞垠 葛爾曼害怕的——哥薩克追趕的——他說道：夜裏別讀書吧，白天去遊逛吧。你聽薄

布洛夫的話吧，葉琳娜。——薄布洛夫說的是對的。薄布洛夫是很好的老師。

葛爾曼 我完全同意你。薄布洛夫就是高鐸明的弟子，可是高鐸明的弟子都是很漂亮的老師

呢。

薄布洛夫 (向葉琳娜) 你不作聲。你不相信我。在學校差不多都不同我說話。一見面都不往

我眼上看，而往我脚下看，彷彿都在尋找着危害者的痕跡似的，都在我背後咕噥着和嘻笑着……作
事真是難起來了，葉琳娜……

葉琳娜 你在學校來往着好像退位的皇帝似的，附耳埋怨着，勸告着……在未給人教訓以前
應當自己公開的同危害者脫離關係吧。可是你到現在還是大模大樣的沉默着…… (往門口走着)

胡塞垠 呵，葉琳娜，你白說冤枉話的。薄布洛夫給了題目——來揭破高鐸明的。我找書的，馬

上就作報告的。

葉琳娜 這與事情沒有關係的。

(他倆出)

葛爾曼 呵，趕快坐車到報館去罷。寫封聲明書同老師脫離關係吧。去睡到他鬍子上——他在柵欄裏的——沒有可怕的。人家就捧你的呵！

薄布洛夫 (叫着) 住嘴吧！

(包樂亭入)

包樂亭 薄布洛夫，你的嘴唇在打顫呢。

薄布洛夫 把你的高足弟子阻當一阻當吧。

葛爾曼 薄布洛夫忙着同高鐸明脫離關係爲着得到葉琳娜的歡心呢。

薄布洛夫 我同高鐸明的觀點早已不一致了。

包樂亭 可不是現在當他坐在監裏的時候才來反對他的……

薄布洛夫 當然，我反對遲了，但是遲總勝於不反對。我不願葛爾曼來利用我的軟和。

包樂亭 薄布洛夫，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我往報館寫信呢。

包樂亭 薄教授，你很算一個成年男子了。你以爲該幹的幹好了。

葛爾曼 而且以爲有利益的幹好了。

包樂亭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的關係更其要動搖了。

(娜達霞入。)

娜達霞 薄老伯，我們討論了關於老頭子的文章。就是關於這個老頭子的。

包樂亭 拿這裏來。(接着文章，看着)寫的頂利害。(少停) 給他們看一看孫子吧，薄布洛夫。

娜達霞 去吧，薄老伯。可等到了。(向包樂亭) 或許我們不登這篇文章呢。

包樂亭 謝謝吧。

(娜達霞和薄布洛夫出。)

包樂亭 到報上寫文章嗎，阿我當中學生的時候有一次關於校長寫了一首詩。罰我兩禮拜不吃中飯。把我父親也叫去了。品行分數弄得不及格。從那時就不寫詩——一切的韻都丟掉了。

葛爾曼 薄布洛夫也到報上寫呢：「我永生永世同高鐸明斷絕關係。」可是將來時候一到——也要同你斷絕關係的，老師。

包樂亭 是的，人心不古了，沒有內心原則的，馬上教授和提擢生都分不出來了……可惜的是薄布洛夫，真可惜——往坑裏滾去了……呵，讓他去吧……最好你注意觀察蔡好為——頂有趣的人物……我觀察着他的。現在他對於我同小孫一樣。是的。

查哈洛夫 蔡好爲身上有太白星，火星和太陰。火星給他以高尚的勇敢，太陰給他無限的權力，而太白星給他以極大的愛情。

（聶夫斯基跑進來，揮着皮包）

聶夫斯基 包教授，快些補充圖書館吧，要停止借款了。

包樂亭 校長，學校裏完全見不到你面。

聶夫斯基 忙壞了，實在告訴你說，忙壞了。設備實驗所的預算案經過十二個機關。到十三個機關上碰釘子了，混賬極了。很很減少了，可是不讓步的。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呢。聶夫斯基的預算案不被接受，還沒有這樣的事情呢，走吧——叫你看。

（同包樂亭往研究室去。葛爾曼由圖書館入）

查哈洛夫 （向王甲梭夫） 薄布洛夫斷絕關係了，他要寫聲明書呢。

王甲梭夫 但是挽回來呢。事情順手得很呢。查哈洛夫，你記得是怎樣容你到這裏來的，靠住

王甲梭夫吧，——報告一切消息吧。

查哈洛夫 濱達格拉瑪。

王甲梭夫 什麼？

查哈洛夫 (指着三角形) 濱達格拉瑪禁止撒謊的。不作聲或者說真話。對他們我不作聲——
對你我說真話。

(王甲梭夫到研究室去，碰着從那兒出來的亞瑪利亞，亞瑪利亞走過圖書館，開開門，突然撲回來。)

亞瑪利亞 把我藏起來吧，藏起來吧，我不能同他遇見的。

查哈洛夫 同誰？

亞瑪利亞 呵哈，我後來統統再告訴你……快些吧……查哈洛夫。

查哈洛夫 (把書架後的一道小門開開。) 到藏書室裏去吧，在那裏等着吧。

(亞瑪利亞躲起來了。蔡好爲和葉琳娜入。蔡好爲敲着研究室門。王甲梭夫伸出來。)

蔡好爲 把我報告給聶夫斯基吧。很緊急的。(向葉琳娜。) 包樂亭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知道

不比你壞，可是包樂亭所解決的人類行爲問題給我們國家以極大的利益。這麼以來，唯心論者教授幫助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辯正法就在這裏。

葉琳娜 由這種辯正法我的頭裏邊簡直有一塊鉛。他關於瞎子說的異端論調，誰知道我們研究室裏是誰的，葛爾曼想怎樣擺布我們就怎樣擺布我們。我是一個女黨員，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可是你拿辯證論來恐駭我來了。